



CHINA COMMERCIAL PRESS



“经典新译”丛书

《飞鸟集》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  
捧读《飞鸟集》，你会感到天地间久违的真与美重新回到了你视界

《飞鸟集》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简明疏朗的词句当中，充满返璞归真之美，饱含出水芙蓉之秀。其短诗警句，犹如一幅幅用文字描绘的水彩，读来如闻牧歌，如嗅幽兰，而三百余则断想，又像连环画与多面的水晶，待连缀成集，便合成了一幅多维立体图，使人瞥见了作者思想的全景。

# 飞鸟集

(印) 泰戈尔/著

*Tagore*

肖聿/译

*Stray  
Birds*

中国商业出版社

“经典新译”丛书

*Stray  
Birds*

# 飞鸟集

(印) 泰戈尔/著  
*Tagore*

肖聿/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鸟集/ (印) 泰戈尔 (Tagore, R.) 著; 肖聿译.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044-6675-4  
I. 飞… II. ①泰…②肖… III. 诗歌—作品集—印度—现代  
IV. 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1881号

责任编辑 孙启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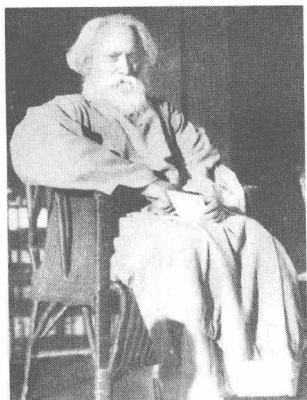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cbook.com](http://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毫米 32开 5.5印张 137千字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1.80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关于作者及《飞鸟集》

---

泰戈尔是印度的一位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他一生中总共创作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个剧本，还写了大量的关于文学、语言、宗教、哲学、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论著，是印度近代文学的奠基人，更为整个东方文学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191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亚洲获得此项奖的第一人。

《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包括三百余则哲理短诗与格言，发表于1916年，如一束清馨素雅的花，虽问世将近百年，却历久弥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追求真、善、美的灵魂。



## 译者简介

### 肖聿（笔名）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翻译，1953年10月生于北京，就学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1983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0岁学习英语，做过军垦战士、雕漆工人、艺术理论教师、中英文杂志编辑；爱好唐诗宋词和西方古典音乐；译作40余种，包括《艺术视听觉心理分析》（1987），《美的历险》（1987），《智者谐话》（1999），《创造进化论》（2000），《金字塔密室》（2000），《失落的约柜》（2001），《蜜蜂的寓言》（2002），《商业计划书详解》（2002），《来自地球的信》（2004），《拉斐尔前派的梦》（2005），《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2006），《休谟散文集》（2006年），《性与性格》（2007），《鸡窝里的狐狸》（2007），《美国金融奠基之父》（2008），《托尔斯泰每日箴言》（2009），《先知》（2009），《世俗生活的智慧》（2009），《飞鸟集》（2009），《老年》（2009），《沙与沫》（2009），《巴黎的忧郁》（2009）等。

## “经典新译”丛书序

“经典新译”丛书是出版者与读者共同开辟的精神家园，收入夙有定评的外国名篇佳作，风格流派不拘一格，以思想深刻、独具匠心、篇幅适中为准则。丛书收入了经典与精品两类作品。经典是时间的滤网筛选出的佳作，不可重复，却能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进入永恒，给人启迪。经典或许不曾畅销，不是文化快餐，而是每一代读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可供吸纳。精品是智者的心灵轨迹，其立意、情感和笔法自成一体，在翰藻华章之林占据一席，可资品味。经典与精品是人类精神家园中的桃李，思想深刻、文体精良的经典永远不会过时，阅读它们依然使我们如逢故友，如遇新朋。

从新的视角审视和把握翻译过程，通过对原作文化及文本的理解、消化和再造，赋予原作新的表现形式，反映原作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经典新译”丛书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外国经典作品的旧译产生于数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以前，大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更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其中一些译作已不符合当今读者的审美意识和欣赏习惯，例如尚不成熟的现代白话文及欧化的翻译语体。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际会，已使符合当代审美意识、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的新译本成为时代的召唤。此外，文学翻译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译者的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和表达功力也应随着时代不断提高，以新的译作向经典致敬，向旧译致敬，丰富广大读者的文化生活。

“经典新译”丛书既包括对英语原作的新译，也有转译（即根据原作语言的英译本翻译）的作品，转译作品以再现原作英译本的精神为主旨。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于丰富丛书内容，别开生面，为读者提供更多选择。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再创造活动，探索从“原作中心论”向“译品中心论”的转移，探索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恰当关系，也是“经典新译”丛书译者所做的努力。文学翻译是深入理解原著的有效途径之一，更是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特性的有效手段。这个过程有助于精进语言能力，提高审美意识，扩大文化视野。

在商业文化的浮世红尘中，我们拖着生存竞争的重轭，惶惑茫然。我们渴望重读经典，重新感悟人生意义；我们渴望清理心灵，砥砺美感；我们渴望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安宁。愿“经典新译”丛书能在这个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经典与精品可梳理心情，可寄托情志，可陶冶真性，不容久违，愿它们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心中的净土。

肖聿

2009年11月

## 译 序

泰戈尔的《飞鸟集》包括三百余则哲理短诗与格言，发表于1916年，如一束清馨素雅的花，虽问世将近百年，却历久弥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追求真、善、美的灵魂。捧读《飞鸟集》，你会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重归其精神家园，你会感到眼前商业社会的云翳即刻化作乌有，你会感到天地间久违了的真与美重新回到了你的视界中。

泰戈尔发表《飞鸟集》时，年纪已是五十有五，正值我们所谓“知天命”之年，而其心灵却依然宛若赤子，只是思想更加博大深邃，言辞更加含蓄简约，只一则小诗，就会使你热泪盈眶：

黑夜对太阳说：“在月光里，你向我送来了你的情书，  
我把含泪的回答留在草上了。”



这实在是寓意深刻的千古绝唱。

在《飞鸟集》里，泰戈尔与自然和宇宙对话，对寓于万物中的神明怀着敬畏之情。他的“泛神论”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也是东方神秘主义对西方财神与战神崇拜的反拨。《飞鸟集》的诗句如清澈的泉水，荡涤了现代人禁锢于水泥森林中的心灵；泰戈尔的箴言像世代相传的神露，重新擦亮了我们的辨识真美的眼睛。

在现代消费社会的灯红酒绿里，我们几乎迷失了自己。在私利竞争文化的滚滚硝烟中，我们心力交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句古罗马格言“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时时萦绕在耳畔。我们向往阿卡迪亚，向往香格里拉，更渴望心灵的平静安宁。《飞鸟集》告诉我们：真与美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大自然里，所以它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成了现代都市人的知音。在《飞鸟集》里，天空、大地、飞鸟、游鱼、露珠、纤草、野花与树林，都是人类的亲友，都向我们讲述爱与善的真理，使我们欣喜，都向我们揭示生命与时空的奥秘，给我们启迪。

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观戕害了我们的心灵。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不惜挑起人们过度的消费欲，怂恿纵欲和奢靡。泰戈尔的《飞鸟集》却打破了这种观念，提醒我们：“结束于耗竭的是死亡，但完美的结局却是归于无尽。”这使人想起古人在两千多年前的忠告：“出舆入辇，命曰痼痿之疾，洞

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枚乘《七发》）现代人误以为现代化就是城市化，现代化生活就是钻进水泥大楼的林子，做养尊处优的笼鸟。1992年，日本人坂田中岛（Tadashi Nakashima, 1920 - ）写出了《打倒城市》一书，指出大城市是一切污染之源，一切罪恶的渊藪。他列出了现代大城市的九条大罪，包括毁灭森林、侵占农田、用混凝土覆盖土地、过量消耗资源和能源等等。信哉此言。泰戈尔的《飞鸟集》也说：“我们误解了世界，却说它欺骗了我们。”“莫让我把自己错放在我的世界里，使它与我作对。”如今听来，这些话既是忠言，更是良药。

《飞鸟集》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简明疏朗的词句当中，充满返璞归真之美，饱含水芙蓉之秀。其短诗警句，犹如一幅幅用文字描绘的水彩，读来如闻牧歌，如嗅幽兰，而三百余则断想，又像连环画与多面的水晶，待连缀成集，便成了一帧多维立体图，使人瞥见了作者思想的全景。这种文风与繁冗雕琢的风格大相径庭，是一种崇尚自然平淡的趣味。这无疑也是对商业社会审美观的有力反拨。商业社会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趣味，以宏大、繁冗、奢华、工巧为美，名之为现代文明，这反映在影视、服装、饮食文化上，也反映在艺术情趣上。而泰戈尔的短诗警句，则于简洁中见匠心，于朴素中见奇丽，于清淡中见醇厚，于平凡中见哲理，因此值得反复吟咏，悉心玩味。泰戈尔是当之无愧的诗哲与歌者。

翻译《飞鸟集》，对译者既是挑战，也是享受。前人的译

本，自有其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与表达；而当今的译文，则应当在这两方面有所进步，否则就失去了重译的意义。这个译本与前人对原文的理解有所不同，语言也不像当年译本的现代汉语。香港翻译家思果（蔡濯堂）先生曾说，文学翻译“切不可译字，要译意，译情，译气势，译作者用心处。”（见《翻译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年版）翻译《飞鸟集》的短诗与警句，这一点尤其适用。此外，译文不但是文字的艺术，更是声音的艺术，诗文尤其如此。为使译文具有一定的诗意和音乐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力求做到清代学者阮元（1764 - 1849）提出的要求，即“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两年前，译者在翻译纪伯伦的《先知》时，就采取过这样的方法。

愿“飞鸟”带领我们这些笼鸟飞翔，飞向“为爱上一叶绿草而燃烧”的大漠，飞向“举起手臂，想捉星星”的山冈，飞向“在绿叶中快活嬉戏”的光明。

肖聿

2009 年 8 月

# 飞鸟集



I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h.

2

O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leave your foot-prints in my words.

3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4

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 smiles in bloom.



1

夏天的离鸟<sup>①</sup>，来我窗前，唱罢了飞去。  
秋日的黄叶，默默无歌，叹了一口气，飘落在那里。

2

你们这一小群浪迹世界的人，请在我的词句里留下你们的足印。

3

对它的爱人，世界揭去了它的庞然面具。  
它变小了，如一支歌，如永恒的一吻。

4

正是大地的泪水，使她微笑常在。

---

① 离鸟：原文为 stray birds，也是这本诗集的标题。它曾被译为“飞鸟”，又被译为“漂鸟”。stray 意为迷失的，离群的，漂泊的。从诗意分析，离鸟 (stray birds) 与黄叶 (yellow leaves) 相对，因鸟之离群恰似黄叶之离树。在古语中，“离”可解为“离散”。古诗中有“离鹤”之说，如南朝沈约：“愍海上之惊鬼，伤云间之离鹤”（《夕行闻夜鹤》），又如唐人骆宾王：“形将离鹤远，思逐断猿哀”（《饯郑安阳人蜀》）。由此生发，将 stray birds 译为“离鸟”，似较贴切。——译注

5

THE mighty desert is burning for the love of a blade of grass who shakes her head and laughs and flies away.

6

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

7

THE sands in your way beg for your song and your movement, dancing water. Will you carry the burden of their lameness?

8

HER wistful face haunts my dreams like the rain at night.



5

大漠为爱上一叶绿草而燃烧，绿草摇头而笑，飘走了。

6

你若为见不到太阳流泪，也见不到繁星了。

7

跳舞的水啊，你路上的沙乞求你的歌声，你的流动。  
沙不能行，你可愿担起这沉重？

8

她热望的面庞如同夜雨，出没在我梦里。



9

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  
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

10

SORROW is hushed into peace in my heart like the evening  
among the silent trees.

11

SOME unseen fingers, like idle breeze, are playing upon my  
heart the music of the ripples.

12

"WHAT language is thine, O sea?"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question."  
"What language is thy answer, O sky?"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silence."

